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  
第十九回 紫石灘夏方重訴苦 天官府陳亥錯投書

詩：可憎虧心短行人，他鄉流落幾年春。  
安知狹路相逢日，盡露窮途獻醜身。  
大度猶能垂惻隱，殘軀還可藉丰神。  
皇天默佑真君子，薦贖訛投福倍臻。

說這兩個公子，別了韋丞相與盛總兵，帶了陳亥，一路上行了半個多月。恰好陳亥是個會幫閒的主兒，每經過好山好水，便同他兩個開懷游衍。原來這兩個公子一向是愛瀟灑的，也算不得盤纏多寡，也計不得途路迢遙，一半雖為自己功名，一半落得遊玩人間風景。三人在路，又行了好幾日，一日到了個地方，竟是三四十里僻路，看看行到天色將晚，並沒個人家。卻正是，人又心焦，馬又力乏，巴不得尋個歇宿的所在。兩公子正在馬上憂慮，恰遇一個老子遠遠走來。陳亥下馬上前問道：「那裡可以投宿？」那老子見馬上這兩個不是尋常人品，況又有許多行李，便道：「要應試的相公麼？有個所在，去也不遠，可從這條大路一直進去三四里路，有座古剎，名叫蓮花寺。先年那寺中有個石佛，會得講話，人間吉凶禍福，無不靈驗。後來汴京來了一個不遵釋教的和尚，亂了法門，那石佛從此便不靈感了。如今寺中有個當家和尚，名叫道清，吃一口長齋，心中極是慈悲，專行方便，凡遇來往客商，不拘借寓投宿，再沒有推卻的。還有落難窮途的，也沒有不週全的。你相公要去尋宿，何不投奔他去。」隨從的作謝了，轉身便向婁公子說了情老。婁公子道：「既有這個所在，趁早快去，不可稽遲。」

大家策馬揚鞭，進去不上三四里，果然見一座大叢林。婁公子在馬上對著俞公子道：「俞兄，前面敢就是蓮花寺了。俞公子道：「婁兄，天色已晚，我和你到這個所在，人生路不熟，就不是蓮花寺，也要進去投宿了。」婁公子道：「俞兄之言，正合愚意。」一齊下馬，走到山門首。抬頭看時，只見朱紅大匾額上寫著四個金字道：「蓮花禪院」。兩個歡天喜地，將馬並行李著隨從的管了，徑進山門。陳亥隨在後面。正走到大殿上，只見兩個道人都在那裡打掃丹墀。看見三人走到，連忙丟下箕帚，向前問道：「三位相公是那裡的？」婁公子詐言道：「我們從汴京直到這裡，聞你寺中有尊石佛，會得講話，能知人間吉凶禍福，凡有問者，無不感應。因此特來求見，指示終身。」道人應道：「不要說起。當初我們寺中元有個石佛，會得講話，人若虔誠來問，無不靈驗。不料也是汴京來的，有一個夏虎到此混擾一場，把個石佛弄得七顛八倒。如今一些也不靈驗了。」婁公子道：「我們遠來，誰想空走一遭。」俞公子道：「這樣時候，要到前路恐去不及了，就在這裡權借一宿吧。」兩個道人道：「相公們若要此宿歇，待小道進去報知住持師父，然後款留。」婁公子、俞公子道：「敢勞通報一聲。」兩個道人即忙進去，不多時，一齊出來回答道：「我師父在方丈打坐，請相公們進去相見。」

三人就同進方丈裡面。那和尚見這三個都是少年人物，又生得十分丰采，不知是個甚麼來頭，慌忙站身來，深深見禮。遂遜了坐，把姓名鄉貫先問了一遍，然後道：「原來是兩位公子，失敬，失敬！」婁公子道：「我們今夜欲求上剎權借一宿，不識肯見容否？」和尚道：「只是小山荒涼，若相公們不棄，莫說是一夜，便在這裡一年兩年何妨。」婁公子笑道：「那個太攪擾了。」和尚道：「相公們多應還未曾用過晚飯，吩咐道人快去打點晚齋出來。」道人答應，就去整治晚齋。不多時，兩個道人將素齋擺於前，雖然極其豐盛，只是食不盡品。大家吃了一回，和尚又問道：「相公們可帶幾位隨從的來？」婁公子道：「連馬共有六七口。」和尚又吩咐道人：「可再整一桌素齋，出去與相公們的管家吃了，就打發在西邊客廳裡睡吧。再到後園取些草料，把那馬也喂一喂。」道人應了一聲，轉身就走。和尚道：「相公們行路辛苦，請早安置些何如？」兩位公子道：「如此極感厚情了。」和尚走起身，提了燈，便去取了鑰匙，把間壁空房門開了，回頭就對他兩個道：「二位相公，荒山實無有齊整好房屋，只可將就住一住，萬勿見責。」兩個公子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」三人連忙進房，都各安寢。

說那婁公子次早起來，開窗一看，只見粉壁上寫著兩行大大的草書，後又贅上五個字道：「汴京夏方題。」婁公子見後面寫個夏方，心中便有些干礙，遂把草書仔細認了一認，果然是夏方親筆。從頭看了一遍，卻是四句詩兒，一句句都說自己時乖運蹇，父子中途拆散，後來又不得完聚的話頭。詩曰：

只為時乖運不通，千金劫去客囊空。  
卻憐骨肉遭天塹，流落孤寒在路中。  
汴京夏方題

婁公子看了，記憶在心。少頃，和尚請吃早齋，因問和尚道：「敢問師父，我汴京有個夏方，一向說在紫石灘的蓮花寺裡居住，師父可曉得這個人麼？」和尚點頭道：「有一個夏方，原是相公貴處的人。他有個孩兒夏虎，上年在我寺中出家，不期去年因時疫亡過了。那夏方今歲走來，問起兒子，險些兒害了貧僧一場人命。倒被他許了幾個銀子。原來天理不容，出去不上做得兩個月生意，折了精光，前日進來，又打點起齋，重複詐害。當被眾僧們大發作了一場，驅逐出去。如今現在紫石灘頭求乞。」婁公子大吃一驚道：「呀，求乞是他大落難的地步了。你們出家人慈悲為本，方寸為門，雖然他不是，還該看顧他一分。」和尚道：「相公，不是我們出家人心狠，只是這人極是個奸險的，眼孔裡著不得垃圾；便有座銀山，經了他的眼睛，也要看相光了。」婁公子道：「這個人在我汴京，手段原是有名的，只遠他些罷了。」當下眾人吃完早飯，遂各收拾行李，便與和尚謝別。和尚道：「難得二位貴人到我荒山，雖則簡慢，意欲相留在此光輝幾時，怎麼就要起馬？」婁公子與俞公子道：「多蒙長老盛情，意欲在此盤桓數日，只是我們去心甚急，不可遲延。少不得日後轉來，要從此處經過，再來探望長老就是。」遂遞出一封謝禮，和尚再三不受，送到山門，三人一齊上馬，依舊向昨晚原路上出來。

行了五六里，只見那道上豎著一個石碑，上鐫著三個大字道：「紫石灘」。旁邊有一座小小古廟，卻是當境土地神祠。婁公子在馬上仔細看去，忽見廟門首一個乞兒吹著一堆韆柴火，煨著一個砂罐。這還是他的眼睛尖利，卻似有些認得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我方才聽見那蓮花寺的和尚說是夏方在這紫石灘頭求乞。我看那廟裡的乞兒有些像夏方。若果是他，難道就狼狽到這個地步？」婁公子一面思量，一面疑惑，又行過幾步，只得勒住了馬，叫那乞兒上來。恰好那乞兒果是夏方，他適才也有些認得是婁公子，只是料他不到這裡，心下也自猜疑。聽說喚他，連忙上前跪下道：「求爺爺舍些。」俞公子道：「婁兄，這乞兒好像汴京聲音。」婁公子道：「你是那裡人氏，緣何一個在這古廟中求乞？」乞兒道：「爺爺，我姓夏名方，汴京人氏。因往他鄉，不料中途被劫，沒奈何流落在這裡。」這婁公子終久度量寬洪，見既是夏方，便不就提起當初一事，教他起來，問道：「你既是汴京人，可認得我麼？」乞兒道：「爺爺莫非是汴京婁公子麼？」婁公子道：「這樣看來，你還有些眼力。」俞公子取笑道：「婁兄，這乞兒敢是原有一脈的？」婁公子把前情略和他說了幾句。俞公子道：「這是行短，天教一世貧了。」婁公子道：「我只說你在外多時，必得成家立業，緣何到比前番愈加狼狽，這是怎麼說？」夏方拭著淚道：「公子，當日是我一時見短，說也徒然。只是一件，想我夏方，當初雖然得罪於公子，但公子平日洪仁大度，須念舊交，垂憐苦情，再把夏方看顧幾分。願得執鞭墜銜，死亦瞑目。」婁公子微笑道：「為人豈可有不通情的所在。只是你這個人，心腸忒歹，不可測料，倘若收留了，日後得些好處，又要把當初的手段將出來了。」俞公子道：「婁兄，此人既是舊相與，小弟講個人情，就帶他同進京去罷了。」陳亥道：「收他不打緊，只是我又晦氣。」婁公子道：「也罷，君子不念舊惡，我且收你在身邊，卻要改過前非才妙。」夏方道：「公子，夏方今日如此模樣，感蒙收留，再有不是處，任憑發揮就是。」婁公子道：「到發揮的時節，你卻去遠了。只要你學好，才可久相與。你且隨我到前面市鎮上去，買件衣服與你換了，才好回去。」夏方拭淚道：「如此感恩不盡。」婁公子遂上了馬。夏方便把煨的砂罐一下甩得粉碎，跟在馬後飛走。果

然到了市鎮上，婁公子買了衣帽鞋襪，與他週身換盡，另僱牲口，與他騎了，真是一時富貴，不似乞食夏方矣。有詩為證：

昔作虧心漢，今為狼狽身。  
千金曾闊綽，數載便孤屯。  
果是天開眼，那由算出神。  
灘頭行乞丐，馬上遇鄉人。  
不念當初惡，還憐目下貧。  
寬洪真長者，誨諭復諄諄。

婁公子帶了夏方，與俞公子、陳亥四人同地。但陳亥見了夏方，心下十分不忿，只是夏方做了乞丐，把昔日的行為一些也沒有了，低心小意，下氣怡聲，故此陳亥亦無芥蒂。路上又行了十多個日子，方才到得京城。但見：

瑞日屠蘇，映照九重宮殿；祥雲縹緲，罩籠萬載金湯。清風吹御柳，紫氣藹金門。笙歌鼎沸，鼓樂齊鳴。文官濟濟列朝班，衣冠整肅，無非赤膽忠良；武將堂堂嚴隊伍，劍戟森羅，盡是英雄豪傑。滿城中，黎民樂業，稱只太平天子；普天下，蠻貊傾心，歸順有道君王。

婁公子與俞公子到了京中，便先去尋了下處，安頓了行囊馬匹，然後兩個商量到侍郎府中下書。說這夏方，得蒙婁公子收留進京，雖然不如向年騎馬去尋鄭玲瓏時闊綽，比著前番土地廟中煨砂罐的行徑，又濟楚了幾分。也虧他還有人心，見婁公子不咎前非，一路上比前看待不相上下，巴不得尋條線縫，效些慇懃。聽說要著人到侍郎府中下書，連忙開口道：「二位公子，把這件事照顧了夏方罷。」婁公子道：「你若肯去，只要下得的當。」夏方道：「要做別事，恐不會的當。去下書，管取伶俐。」兩個公子喜歡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原來那陳亥一向是妒忌夏方的，見婁公子歡喜起來，要著他去下書，心中好不快，便止住道：「公子說那裡話，那吏部衙門不是當要，可是容易去得的？你若去下書，嘴舌不利，便就是天大的來頭，也只當鬼門上貼卦。我看夏兄是個本分的人，說話也怕臉紅，如何到吏部衙門去下得書？這還待我去罷。」婁公子見他說得利害，取出書來，就著陳亥到吏部投遞。

說那吏部扛侍郎常明元，右侍郎譚瑜，正在大堂議事才散。陳亥拿書，卻來得不湊巧些，走到大門上，那門上的官兒連忙走來問道：「你是那裡差來下書的？」這陳亥道：「我是汴京韋太師那裡差來的。」那官兒便把書來接在手裡，也不問個明白，這陳亥也不說詳細。那官兒拿了這兩封書，連忙走進後堂。陳亥暗自懊悔道：「呀，適才倒不曾與他講得明白，一封是韋太師送與右侍郎譚爺，一封是盛總戎送與左侍郎常爺的，怎麼倒忘記對他說了。」正在沒設法處。又見那官兒出來回報導：「書已投送了。這時節眾位老爺都在後堂議事，還未開看，明日等回書吧。」陳亥卻又不好問他遞與那一個了，只得答應出來，與夏方同回下處。

原來那兩封書，被那掌門簿的官錯遞了。莫怪是他錯遞。總是陳亥錯在先了。那吏部大堂接了這兩封書，只道內中有甚麼機密事情，便不通知左右侍郎，拆開護封一看，那信筒上一個寫著譚爺，一個寫著常爺，暗想道：「這兩封書原是送與左右堂的，如何那官兒到送來與我，決然是錯遞的了。且待我悄悄拆開，看他裡面是甚麼話頭。」隨即拆開封來，從頭一看，卻是一封薦賢書札，並無半名別詞，只得好好替他依舊封了。欲待不對左右堂說知。思量得遠處來的書札，況又是兩個大來頭的人情，只得遂請左右侍郎上堂把書遞看。